

似水流年

海的牧场

李慧英

对于一个迁徙舟山多年的人，群岛就像海滩上的沙粒，数不清，握不住，看不明白。它的山与海，像被什么人随手一丢，噗一声扎进水里，然后迅速被植物占领和覆盖了。岩石与水看上去不相同，又感觉全都相同的样子。渔村、小码头、港湾，修到海边的栈道灰簇簇的地面、两边的栏杆、风吹来的咸腥味似乎也是相同的。这时感觉身边这片海已不是海，它成为生活的常态。我们出门要赶的路，载着我们寻找陆地的往来船只，码头上刚刚卸下的鱼货，当然也是日常的一部分。我没事常四处溜达，一湾海就在村子尽头，夕阳这一处那一处被遮挡，反射着波光。有时走过一条长长的栈桥，渡轮正泊在那等着。

箬箕湾是我常去的地方，在家呆闷了，突然就想去村子里转转。是多年不变的石头台阶，一级级上下曲折，小院、石屋、无处不在的蔓草不时切换着看点，老石屋顶上的黑瓦在我眼前也拼命拉伸自己的镜头，瓦缝里挤满杂草和日子的痕迹。植被和树木是熟悉的，然而那些果实、花朵、叶片每次看并不一样。草木的气味，空气里的水分，石径上的村人，还有那条窄窄的石壁很深的小河道里鸭子的聒噪，也没有一次是相同的。湾里的风也是，有时吹得很高，有时低低地擦着地面，几乎觉察不到。

几艘渔船锚在那里，海边的屋子和它们隔了一条路。我们就这样走着，再往前就到了尽头，只剩下被挡住的水。长长的栈道在水里探出半边身子，船上偶尔传来敲打声，柴油味似乎也重了些，伴着海水的咸涩，有些零散的机械、绳索在甲板上歪歪斜斜躺着。扔在岸边的渔网上还闪着鳞片的光点，像刚从水里拎出来。白色浮球圆乎乎的一串串相连着，不知道是虾笼还是蟹笼，一擦擦靠在石墙下，像从战场归来不久，卸下战利品略显疲惫之色。村子里的石板路是干净的，渔家院落也清清爽爽的，它们依山势错落而建，前后左右没有一点整齐排列的样子。缠在树上的薛荔藤，果子落了一地，不细看，黑乎乎软塌塌吓人一跳。几只橘子掉进土里，一副不愿搭理人的样子。

我想走近它们，融入一个地方要从了解开始，所谓知己知彼也就是这个意思吧。群岛的原生风光归纳起来是山、水、植物，还有空中的飞鸟。山不高，水不清，在岸上的我们就看着一汪浑水被并不高的山挡来挡去。礁石就更不用说了，黑乎乎的，在水里睡着的、躺着的、趴着的，都是奇奇怪怪的样子。尽管这样，一眼望去，山体葱茏，海水正在无边无际地晃悠，晃得让人觉得不踏实、不稳重，不能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。我突然想，海里这么多贝壳类生命，都把自己缩进壳里，是不是因为大海整天晃啊晃，安防不了肉身，只能长个壳把自己护住，嗯，一定要紧紧护好才行。

海洋生物似乎也有孤独、漂泊及动荡。我是不太有安全感的人，大概是星宿的影响。前半生在沙漠地带混，从小在戈壁滩上瞎转，在野草地里追赶几只牛羊，一年中有小半年时间都和冰雪为伴。而当走到这里停下来，抬眼看到晃来晃去的大海，或许某些星象和水有关，它们生在海里，所以，或许不是我到了这里，而是星宿找到了它的海。

牲畜在西部的草场走来走去，骆驼伸着长长的脖子，那些马匹一个个健壮无比。我走到它们身边的时候，地气里还带着寒凉，而太阳的光已经照过来，那一刻它们碰撞，瞬间有了一股子蒸腾的雾气，梦一样。完全无解的谜面上满是悬念，谜底更是深不可测，任你想破脑袋，都没有一点线索。一切如梦幻，就是我那里的清晨。马牛羊谁也不搭理我，或许看我两眼，眼神中透着冷漠。花奶牛会“哞”地长叫一声，然后继续吃自己的草。我试着想象几千万年前的大海和沙漠，想象它们颠倒自己的样子，它们背靠着背仿佛离得很近，却始终无法见面也是事实。

大海一直在晃，我没来到这里时晃，来到时也晃。风在它身上吹得热烈时欢快地晃，风走了还在内心窃窃地晃。它不是沙漠里那条能让人走进走出的路，不是我的草原和牧场，却分明又是莫大的草原牧场。

生活滋味

盐烤土豆的温情

薛晓波 文/摄



一天傍晚，遇到隔壁阿伯刚巧挖了一袋土豆回家，见到我，阿伯便笑呵呵地问：“要不要拿点去？本地的小土豆，烤着吃味道蛮好的。”

我解开袋子看了看，果然是本地的小土豆，圆圆的，皮薄，黄心，看着就亲切。前几天中午，妻子去朋友家聚餐，回来跟我说，朋友特意上了一盆烤土豆，可大家都觉得没烤出咱们小时候的味道。所以看到阿伯的小土豆，我便想自己动手试试。

说起烤土豆，但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长大的人，谁心里没有这份念想呢？那真是一辈子的温情记忆。

小时候家里种地，每年能收不少土豆。住城里的表兄弟一放假就会来我家住，妈就忙着盐烤土豆给他们吃。说是菜，其实也是零食。烤土豆时，我们几个孩子围着灶台转，等得口水都要流下来。

表弟最性急了。汤汁还没收干，他就下手了。飞快地从锅里捡出一个，烫得在两只手心里倒来倒去，嘴里“嘶嘶”地呵着气。等稍稍凉了一点，一口咬下去，边嚼边含糊不清地喊：“好吃！好吃！”等收了汁，他早就吃得肚子圆滚滚了。

那时用的是土灶铁锅，烧的是柴火。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，锅里的土豆咕嘟咕嘟冒着泡，满屋子都是咸香的味道。那份暖烘烘的热乎劲儿，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心头一热。

如今条件不一样了，没有了柴火灶，很多人图方便就用高压锅烤。快是快了，可总觉得

少了那股子烟火气。我这回是想找回以前的味道，就学着用了陶瓷锅。虽然慢一些，但看着锅盖缝里慢慢透出的热气，心里倒觉得踏实了几分。等煮熟了，再倒进铁锅里大火收汁。因为以前只是看着父母做，自己头一回动手，心里没底，特地在抖音上看了教程。视频里的老师傅说要加点姜和花椒，我便照着做了。味道确实比以前吃着香，土腥味也没了。

烤好了端上桌，妻子尝了一口，兴奋地说好吃，这就是她小时候吃过的味道。看着她满足的样子，我心里也跟着暖了起来。

吃着热乎乎的盐烤土豆，我不由想起从前的光景——灶台边踮着脚尖等吃的孩子，母亲围着围裙忙碌的背影，表弟烫得直咧嘴还要抢着吃的那个热乎劲儿。这些画面，一幕幕涌上来，满满的，都是温情。

那份藏在土豆里的温情，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它只是静静地待在记忆里，等着哪一天，被这一口熟悉的味道重新唤醒。

有时候想想，乡情这东西，大概就藏在这些普普通通的食物里。一口盐烤土豆，能让人一下子回到几十年前，回到那个土灶铁锅、柴火炊烟的年代。那时候日子苦，可吃什么都香，因为每一样吃食里，都有家人的心意。

而我更珍惜的，是这份从童年一直陪伴到现在的温情。它像灶膛里的火苗，不急不躁，一直暖到心底。

心灵隽语

买字典

蒋同刚

某个周日上午，下着毛毛细雨，我乘上公交车辗转到新华书店，买了本心心念念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
买字典的想法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。某次写一篇随笔时，电脑打出来干碇镇的“碇”字，却无法正常上传文案，怀疑是否错别字，想查字典的执念由此重现。当然，有不认识的字也很正常，毕竟能认全13000多个汉字的人应该不多吧（新版字典）。

上学时的老师大多乡音很重，也教会我们一些“读音标准的错别字”，包括那些“土味十足”的英语单词，同样增加了课外读物错别字的频率。那时读到不认识的字，常用“读字读半边，不会错上天”的土法子，因此经常念错字而闹了大红脸，回家跟母亲哭鼻子要买字典。母亲虽然呵斥“能当饭吃吗”，但经不住我几番苦苦相求，好不容易积攒了十多个鸡蛋，换了几毛钱，才从别人手里淘了一本皱巴巴的破旧红皮字典。以后遇到读不准的生僻疑难字时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查新华字典，这是一份刻在骨子里的信赖。

前不久，野外看见一种常见的植物，却叫不出名字。它长长的光溜溜的茎秆，顶端一朵朵小黄花，花谢后会开出毛茸茸的、圆圆的小白花，形似蒲公英。试着对它吹口气，它就会迅速消

散，满天飞舞，煞是好看。用手机搜索，显示为“蓬藁”，“藁”字读不出，查看百度读音“lei”地检索“藁”字，不料字典竟然没有这个字。以为老眼昏花，又翻来覆去地各种检索，逐字逐条查阅28个“lei”字的前世今生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不由想到，中国地大物博，各地方言、文字奥妙无穷，可能有些字是字典还没有收录的。

我萌生通读一遍字典的计划。明知记住不多，只想单纯地读一遍这个起始于1950年的国宝，还真有不小的收获。譬如第十二版开宗明义：“谨向为《新华字典》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、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以及参加编写和修订的前辈学者致敬！”熟知几十年的字典，竟然忽略如此重要信息，真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汗颜。如同滚瓜烂熟背出一本诗集，却尴尬得不知作者是谁！

读着字典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枯燥，反而时常有种耳目一新的恍然顿悟，内心平添了说不出的踏实感。读到本该使用在文稿中的生字，更能精准表达意蕴，就忍不住用手指头在桌上或腿上描摹比划着。遇到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多词性、多音字，以及以讹传讹的错念错用之字条，一定要在纸上多写几次以加深印象，并由衷感叹母语汉字的博大精深！

有学无类，感觉是件挺有意义的事情。